

一首白山黑水荡气回肠的壮歌

葛均义◎著

百花
小说

一部如箴如禅、古典

神韵浓郁的文化小说。

源放



垂暮斜阳，通往盛京的大御道上，走着一群蓬头垢面、披枷带锁之人。春寒料峭的凛冽中，他们敝履褴衣，憔悴不堪，在几个差卒的押解下，步履蹒跚地向东北走去。一辆拉着小山般东西的老牛车，嘎嘎悠悠地走在人群后面…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葛均义◎著

百花
小说

一部如箴如禅、古典

神韵浓郁的文化小说

源流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放 / 葛均义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5.1

ISBN 978-7-5306-6559-6

I. ①流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4874 号

选题策划:董兆林

装帧设计:刁子勇

责任编辑:李 跃

责任校对:陈 凯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970 毫米 1/16

字数:196 千字 插页:3 页

印张:19

版次:2015 年1 月第1 版

印次:2015 年1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39.00 元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——《道德经》

——题记

一首白山黑水荡气回肠的壮歌

葛均义◎著

百花
小说

一部如箴如禅、古典

神韵浓郁的文化小说。

源放



垂暮斜阳，通往盛京的大御道上，走着一群蓬头垢面、披枷带锁之人。春寒料峭的凛冽中，他们敝履褴衣，憔悴不堪，在几个差卒的押解下，步履蹒跚地向东北走去。一辆拉着小山般东西的老牛车，嘎嘎悠悠地走在人群后面…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清朝初年，一些文人被流放到宁古塔。在这“极人间苦寒”的蛮野之地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原始神秘的萨满文化相碰撞融合，演绎出一部泣血人生的大荒传奇。这是一册中华文明传播的志传，一首白山黑水荡气回肠的壮歌；一幅关东文化的史诗长卷，一部如箴如禅、古典神韵浓郁的文化小说。其所呈现出的是荒原雪域上的光芒，崇山峻岭旋律的交响，奇异独特的风俗画廊，传统文化复兴的乐章。

ISBN 978-7-5306-6559-6



9 787530 665596 >

定价:39.00元

金

冬，清肃从革，悲。

色白，位西方，五德之义。金克木，木多金缺；木弱逢金，必为砍折；金赖土生，土多金埋；土能生金，金多土变；金能生水，水多金沉；强金得水，方挫其锋。火克金。金旺得火，方成器皿。

寒山寒水的关外，一轮冰穹之上皎皎的明月，已经是塞外胡天胡地的天涯缺月了。



依罗罗——
嘞依罗罗，
嘞依罗——罗——
依罗罗——
源远流长的黑水啊，
依罗罗——
高耸入云的白山啊，
依罗罗——
嘞依罗罗，
嘞依罗——罗——
嘞依罗罗，嘞依罗——罗——
水有源啊依罗罗——
树有根啊依罗罗——
依罗罗——依罗罗——

当我玛法(爷爷)尼沙大萨玛，把依奶钦熊皮神鼓敲响的时候，人们都围坐在他身旁，听族中白头发的老萨玛，讲述着远古大神创世的故事。依奶钦熊皮神鼓“咚咚咚咚”的震撼的声音，惊动着每个人的心魂深处。

我玛法(爷爷)——尼沙萨玛,是旗镇方圆百里最老的萨玛,他能讲述出族中最古老最久远的神话——《神龕上的故事》。尼沙萨玛说,这不是故事,而是神的谕示。当熊皮神鼓依奶钦敲响的时候,神人相通,天地相连——

鲟鲤鱼在水中静静地听着,
花喜鹊在枝头上静静地听着,
梅花鹿站在林子边静静地听着,
百树百草在大地上静静地听着……

我们的宇宙,最古老的宇宙,是个什么样子啊?在这个世界上,最先诞生的又是什么?

无中生有的时候,宇宙开始诞生了。最原始、最最原始的宇宙啊,就像一个不分天不分地的水泡泡儿,天就像水,水就像天,天水相连,分不清哪里是水,哪里是天。整个世界,就像是水一般流溢不定。大水泡泡儿的宇宙,正在渐渐长,渐渐大,长得无尽无休,大得无际无边。在这个时候,水泡泡儿里边,生出了阿布卡赫赫。

阿布卡赫赫就像小水泡泡儿那么点儿,渐渐地长,渐渐地大,越长越大,有水的地方,有水泡泡儿的地方,就有阿布卡赫赫。她能变化,大小自如。小的时候,像是个小水珠;她要大的时候,就变成了无边无际的天穹;她要高,便高得超出了寰宇;她轻得飘浮在空阔的宇宙中,她重得能够沉入水底。她无处不在,无处不有,无处不生。没有谁能够看得清,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只有当她在小水珠里的时候,才能够看清楚,原来是一种七彩神光。她能够身生万物,气生万物,光生万物……于是原本空空的宇宙中,开始孕育诞生纷繁的物种,愈来愈多,慢慢就分出了清与浊。清清的开始上升,浊浊的开始下降;光亮的渐渐上升,浑暗的渐渐下降,慢慢就变得上清下浊。这时候,阿布卡赫赫的下身,便裂生出了巴那姆赫赫(地神)。这样清光就变成了天穹,浊浑的就变成了大地,宇宙中有了苍天和大地这两位姊妹神。高高的天上,又分出了清气和白

光,白光为亮,上浮于天,游动在清气的前边。清气与白光有不同的性情,气喜欢安静,而光则性情躁动。这样清气静止而白光游动,气与光相搏,一下子便骤然分离开,光从此不再受气的约束。阿布卡赫赫的上身,又裂生出了希里女神卧勒多赫赫。她好动不止,周行天地,司掌着宇宙的明亮。

阿布卡赫赫、巴那姆赫赫、卧勒多赫赫三位女神,同身同根,同显同隐,同生同存。阿布卡赫赫女神气生云雷,巴那姆赫赫女神身生谷泉,卧勒多赫赫女神用阿布卡赫赫的眼睛头发生成了天上的日月星辰。三神永生永育,创造着大千世界。

这个世界上,为什么会有男人女人呢?虫豸和野兽又是怎样的呢?

原来啊,三位女神的性情不同,阿布卡赫赫性情祥和慈悲,巴那姆赫赫性情沉郁,卧勒多赫赫性情躁烈。三女神约好了,同施神功,合力创造大千物种。但是,巴那姆赫赫老是爱睡觉,而且一睡就不爱醒来。就在巴那姆赫赫睡着了的时候,阿布卡赫赫和卧勒多赫赫两位女神,已经开始造人了。她们最先造出来的,全都是女人。所以呀,女人就具有了她们两位女神的性情——心慈性烈。

巴那姆赫赫睡了好久好久才醒过来,忽然想起了造人的事。这时候,两位姐妹女神已经造完了女人走了。巴那姆赫赫情急催生,因为没有天光,便生出了飞禽走兽,还有虫豸,所以呀,它们白天都喜欢睡觉,夜间出来活动。但是,它们没有阿布卡赫赫女神的慈悲性情,所以它们暴殄肆虐,相互蚕食。一些虫类和小兽,由于害怕外边的光亮,所以喜欢穴居在地里。

那么,在这个世界上,怎么又有了男人呢?原来,阿布卡赫赫看见这个世界上都是女人,便从自己的身上,揪下了一块肉,做成一个教钦女神。教钦女神生有九头,九个头各有各的分工:有的头在睡觉歇息,有的在醒着做事。阿布卡赫赫又从卧勒多赫赫的身上,要了一小块肉,给她做出了八只臂膀,生长出了八只手,它

们互相协作,有的累了歇着,有的在辛勤劳碌。阿布卡赫赫让教钦女神,守在巴那姆赫赫身旁,当她睡觉的时候,就赶快叫醒她,所以爱睡觉的巴那姆赫赫,总被教钦女神推摇得睡不成觉。

这回,阿布卡赫赫、卧勒多赫赫同巴那姆赫赫,开始一起合力创造男人。

巴那姆赫赫身边,因为有捣乱的教钦女神,总是弄得她睡不成觉;而她的两位姐妹,又催促她赶快造男人。她不耐烦地抓下一块肩胛骨,一把腋毛和两位姐妹的慈肉烈肉,忙不迭地搓成了一个男人,所以男人性烈心慈;因为是骨头做的男人,所以男人比女人身强力壮;又因为男人是肩骨和腋毛所合成,所以男人的身上,要比女人身上的须发髯毛多。因为肩胛骨有泥,所以男人要比女人身上的灰多,其心术也比女人叵测。阿布卡赫赫说,这还不算是男人啊,男人和女人不同在哪啊?卧勒多赫赫也不知道男人啥样,巴那姆赫赫便想到按照创造天禽、地兽和土虫的方法去造男人。

那么,天禽、地兽和土虫,又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?原来创造天禽、地兽和土虫的时候,巴那姆赫赫困得迷迷糊糊,闭着眼睛抓起身上的一块肉,一下子摠到乌勒胡玛(山雉)身上,所以山鸡的屁股上,就多出了一个鸡尖和一个小肉桩。姐姐和妹妹都说摠错了,她慌忙又抓下一块肉,摠进了水鸭的肚子里,所以水鸭类的“索索”,是长在肚腔里的。姐姐和妹妹,又埋怨她摠错了,她又抓下了一块细骨棒,一下摠到了母鹿的肚子底下,这只母鹿就变成了公鹿。从此鹿獐狍犴一类公性的“索索”,都像利针一样锋利无比,发情的时候,常能把母的给刺死。姐妹俩又说摠错了!巴那姆赫赫这时候才真正地清醒过来,慌忙从野熊的胯下要了个“索索”,给男人的胯下摠上了。所以,男人的“索索”,跟熊黑的“索索”差不多,因为它是从熊身上借来的。神在这个世界上,先创造的是禽兽,所以兽族百禽,比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早!

世上的大恶魔是怎么产生的?最早、最凶的大恶魔又是谁呢?

垂暮斜阳里,通往盛京的大御道上,走着一群蓬头垢面、披枷戴锁之人。春寒料峭的凛冽中,一个个敝履褴衣,憔悴不堪。一行人中,有老人孩子,还有拧挪着小脚的女人,在几个差卒的押解下,步履蹒跚地向东北走去。残冬落日照耀在他们的脊背上,不知是一种温暖,还是一种彻骨的寒冷。一辆拉着小山般东西的老牛车,嘎嘎吱吱地走在人群的后面。

远远有一棵枯树,空寂地立在大路边。

驿路上的行人,见惯不怪。朝廷大兴文字狱,在这条路上,发配往宁古塔、卜奎、辽阳等关东诸地的流人,络绎不绝。正所谓“南国佳人多塞北,中原名士半辽阳。”

遂古之初,谁传道之?

上下未形,何由考之?

冥昭瞢暗,谁能极之?

冯翼惟像,何以识之?

一位中年汉子悲怆低沉的吟诵之声,沿路回荡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。古道千年多悲风,峰峦叠嶂的燕山岭脉,伸展着荒凉的两京大御道,一路枯寂地向东向北,穿越万里长城的天下第一关——山海关,再穿过柳条边关“卡伦”,就是蛮野神秘、丘荒断肠的关东大驿路了。

山海关,古称榆关,有“两京锁钥”之称。关外三里,有高丘,曰恹惶岭。“恹惶岭上心恹惶,生离死别恨断肠。亲人自此无相见,荒山野岭伴豺狼。”恹惶岭外,一条漫长蜿蜒的柳丛,便是大清护祖封关的壁垒之重地柳条边了。高高的土堤柳林前,一道深壕被土堤丛柳半遮半荫,不见边际地向两边延伸着,遥遥望不到尽头。柳林深壕宛若一道屏障般,横亘在山海关外苍茫的大地上。

穿越过“柳条边”,就是大清“龙脉”、“祖宗肇迹兴王之所”的“龙兴重地”。大清朝以柳丛壕沟,筑成了森严壁垒的“边墙”,以阻挡挖参、采珠者偷

偷越渡，为的是大清“封禁护祖”。

柳边沟壕被两京大御道穿断，筑成了一座大驿门，这便是边门“卡伦”。“卡伦”设有边门衙门，有士卒兵丁把守，不分昼夜查验往来行人。大门处立着一块木牌，写有满汉两种文字的通文：“凡在禁河内来捕蛤蜊及采蜜蜂、捕水獭、采东珠者，照采人参例，为首者拟绞监候，为从者枷两月，鞭一百。如雇人偷刨人参，不分旗民，俱发云南等省充军。只身潜往偷刨，得参一两以下，杖六十，徒一年；至五两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；为从及未得参，各减一等。如果各项采参人，将本身印票转卖他人者，买卖之人各枷两月，鞭一百。”

有一辆满载货物的马车被士兵截住，赶车人被查验银票后，正在交钱纳税。威严肃穆的边门衙门前，站着大千爷、二千爷。衙门的外侧，立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道：“衙门重地，国课攸关，有敢故违，定行究办。”

衙门的大门敞开着，院子里摆放着大枷和黑红棒。有一个兵卒抡着皮鞭子，正在抽打着一个“犯边”之人，里面传出揪心的惨号之声。

一行披枷戴锁、敝履褛衣的蓬头垢面者，步履蹒跚地走过卡伦衙门，悲怆地响着中年汉子低沉沙哑的吟诵之声：

明明暗暗，惟时何为？

阴阳三合，何本何化？

二

过了盛京，已经一月有余。

寒山寒水的关外，蓬蒿遍野，朔风凜凜。一轮冰穹之上皎皎的明月，已经是塞外胡天胡地的天涯缺月了。

中年汉子低沉嘶哑的吟诵之声，一路上在关东大地崇山峻岭间回荡着：

圉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

惟兹何功，孰初作之？

大驿路上行人稀少，偶尔见到一群行人，便是发配往尚阳堡、稽林乌喇、宁古塔、卜奎、墨尔根等诸多苦寒之地的犯人。大清顺治三年，修成《大清律

集解附例》共30卷7篇30门律文459条，一应流犯，俱照律例所定地方发遣。

空旷辽远的漠野上，荒草蓬生。大驿路越走越荒凉，四望不见人烟。偶尔看到一座镇子，也已是人去城空。大白天死寂，街上空荡无一人。关外八旗满人，大量内迁入关，一城一城人去街寂，江河落寞，苍野莽莽，只余高高耸立着的长白山，还有贯穿于荒山野岭中枯寂的驿道。

偶尔路过一个冷清的驿站。墙外路边，站着一个驿卒，还有一匹拴在木桩上悠闲着的骏马。空空荡荡的冰雪驿路，许久也不见一个行人。

远处传来一阵“嗒嗒嗒”的马蹄声，一个信卒官差，骑马急驰而来，老远便扯着长音高喊着。驿卒忙解下缰绳，把马牵到路边候着。信卒一路奔驰到跟前，翻身跃下马，接过缰绳，换过马背之物，又腾身跃马，扬鞭绝尘而去。

奔来的驿马，浑身汗津津的，鬃毛濡湿，口中喷吐着白气。驿卒牵过来，将缰绳缠绕到马脖子上，轻轻地拍了一下马腹，那马便沿着原路，自个儿蹄声“嗒嗒”地跑回去了。

蛮荒的大驿路上，长满了野蒿枯草。深辙旧痕里，杂着朽木碎石，还有未融尽的碎冰残雪，踩踏在脚底“咯吱”作响。浮生若梦的关东大驿路，在穿过蒿蓬苇深的荒野之后，渐渐进入了人烟绝迹的崇山峻岭之中。遮天蔽日的大森林，古树参天，藤萝倒挂，虬吼泉鸣，正是令人闻名丧胆的关东“大窝集”、“小窝集”。“窝集”，又称乌稽，也叫阿机，亦名渥吉，即虎啸狼嚎的原始森林之意。终日狂风怒吼，山魑魍魅呼啸不绝，令人心惊胆寒。

一行人扶老携幼，呻吟哀号着，走得迟滞缓慢。那辆载着东西的老牛车，一路上摇摇摆摆、晃晃荡荡，依旧走在后面。老牛车后边，还有二三个奉旨押解犯人的兵丁。行人的中间，是女人和孩子，还有病残老人，身上都胡乱披着些皮毛，有血肉湿漉漉地粘在上面，看得出都是些新扒下来的豹子皮或兔子皮。走在前面的，是那群伤痕累累、戴着木枷的汉子，领头的是两个兵卒。

走在古木蔽天的大森林中，路旁老树藤萝攀缠，一棵棵粗大如轮。凄寂荒凉的关东大驿路，只有不见天日的原始莽林，遥遥不见尽头。

“山非山兮水非水，生非生兮死非死……”戴着木枷的中年汉子，踉跄地迈着沉重的两腿，一路疯魔癫狂般地吟诵着。

千里茫茫的大窝集驿道，没有人烟，只有彻骨的寒冷和令人恐惧的绝望。天空中，传来一阵大雁嘹亮的鸣叫。

中年汉子抬头望去,透过稀疏的林荫,隐约看到天上有一行大雁,排成一个“人”字形,正在振翅高飞。七九河开,八九雁来,是北回的大雁!戴着木枷的汉子感慨叹息,这一幅古老的天画,他已不知道看见过多少回。一万年前的天空,不也是这个样子吗?白居易《江楼晚眺》云:“风翻白浪花千片,雁点青天字一行”。这一行万里云天之上鲜活的文字,难道不正是上苍的点化吗?他喃喃地叫着自己的名字,“雁鸣、雁鸣!”

天空又传来几声呼唤般的大雁鸣叫。

雁飞塞北过辽天。天上的雁鸣之声,叫中年汉子恍然若悟,似乎感到这眼前的一切,冥冥中都与自己的身世有甚关联。这无际无涯、无生无死的天空,大雁用活体拼写出的绵延了亿万年的古老天书,不正是为自己而著的吗?他顿时胸中一阵翻涌,内心激荡,喉头哽咽,眼泪止不住淌了下来。

天上的雁阵,地上的行人,今夕何夕?晴空一片无古今!一瞬间,他似乎彻悟了这一切。

春天还驮在大雁的翅膀上,驿道的残冰正在消融。大驿路遥遥远远的终点,就是那夕阳落日里,已经走过了一千余里,还要再走一千多里,才能到达的“极人世之苦”的地方——宁古塔!

他们是一群被大清皇帝流放的犯人!

三

天空中大雁的鸣叫,使吟诗的汉子蓦然顿悟了自己的身世之谜。爹说过,在他出生之时,恰好有一行“人”字形的大雁,在天空中连声鸣叫而过。爹正拿着红布条,欲往门上“挂红”,忽听到一声道号,一位手持拂尘的玄衣道人,向他走了过来。

“雁鸣九皋,声震泰岳,此谓天鹅送子之兆。婴儿哭声嘹亮,贵宅添子,可喜可贺,贫道送令郎一个名字如何?”

爹甚是欢喜,便请那道人赐名。玄衣道人为他取名峻极,字泰岳,号雁鸣。爹惶恐地说:“道长,小儿如何担得起这‘峻极’、‘泰岳’之名?”玄衣道长说:“贫道特意从关外白山赶来,此子异时必有盛名,然难免于祸。贫道暂收令郎做个记名弟子,现送太极锁一副,四十年后当须再会!”言毕从怀中掏出

一物，转身作歌而去：

南雁北飞终有还，
黑水白山太极旋。
立得九九真文字，
开天辟地大道传。

那天落日极圆，道人一路向西，仿佛径直走进那一轮夕阳里去了。

爹依稀记得，那玄衣道长左眉尖处，有一颗蚕豆大的黑痣。爹当时已是齐鲁名士，但对道人那几句非诗非歌的话，思索数年，亦不可解。道人所赠太极锁，质地似木似石，非金非铁，极为坚硬，不知究为何物。圣人曾说东夷之地，产一种“石罍”，乃千年入水松脂所化，厥色青绀，纹理如木，坚过石铁。那道长自称打关外白山而来，不知这太极锁，会不会是肃慎“石罍”所制？

雁鸣峻极！中年汉子暗叫着自己的名字。如今被流放宁古塔，不正是那玄衣道人所说的“南雁北飞”之路？歇息落枷之时，他取出戴在脖颈上的太极锁，仔细地观瞧着，心中甚是感伤。想自己四岁诵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，十三岁熟背“四书五经”，习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，集六艺于一身，诗词文赋盛极一时，有“泰山游龙”之誉。三十岁殿试进士及第“三甲”，正欲依圣人所教，“立德立功立言”三不朽，却因言获罪，被捕入狱。虽经友人多方周旋，暂时保住了性命，却被发配往虽生犹死的关东极苦寒之地宁古塔：

水经玄菟黑，
山过混同青。
漫道无城郭，
相看有驿亭。
糠灯劳梦寐，
麦饭慰飘零。
明发骑鞍马，
萧萧逐使星。